

大特区纪实

特区单身汉

曹志前著

出版社

83370

125
137

特区单身汉

曹志前 著

DIS4/13

长春出版社

新登(吉)字第 10 号

特区单身汉

曹志前 著

责任编辑:张 樱

封面设计:庄宝仁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吉林工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张:9 插页:2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95 000

印数:1—9 100 册

ISBN 7—80573—711—8/1·129

定价:4.90 元

《大特区纪实》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舒 北	袁汝学			
副主编	张大军	吴天林			
编 委	吴天林	张大军	舒 北	袁汝学	
	曹志前	张恒博	邓 蕾	大 可	
	徐宝林	谷 雨	谢东伟	贾学鸿	
	王林林	陶芝华	乔 玢	马 莎	
	刘静华	祖述凯	余兹贞	沈 季	
	张 蕾	崔丽芳	汤 军	张 祥	

作者的话

特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响亮的名词。它是中国在构造开放的经济运行系统中，迈出的实质性和富有启迪性的一步。

在改革的大潮中，中华民族被置于一个亘古未见的全新的坐标系中。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在特区的土地上，衍生了一些中国千百年不曾有过的东西。

特区走过的路，是坎坷的路，每一步都渗透着创业者的艰辛。

特区的历史，是艰难的创业史，每一页都记录着生活的曲折。

仅仅是昨日，荒原野岭凝固着亘古长存的历史，小小渔村，萋萋衰草随风摇曳，诉说着贫瘠土地的悲凉。然而今天，长街喧嚣，人声熙攘，高楼广厦，城市之光已使生活从平面走向立体。

对当今不少中国人来说，彩色梦幻的编织，是伴随着特区的开辟和发展而逐步成为现实的。

特区是一粒珠母，它吸引了千百万颗子珍珠，特区世界

也因此而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特区的建设者，是一支成分繁杂的大军。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来自海外的投资者，科技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金融的、教育的、复杂劳动的和简单劳动的，裹挟在时代的大潮中推波助澜，在这面大旗下汇成排山倒海的雷阵，掀开中国历史上可载入丰碑的一页……

特区人挥洒彩色的大笔，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特区在发展过程中，造就了一批批有作为的弄潮儿，他们的开拓精神是特区宝贵的财富。历史的足音，永远伴随着创造者铿锵的脚步；历史的欢乐，只有创造者付出辛勤劳动后，才能体会到它的甘甜。然而，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大浪淘沙，也淘汰了意志薄弱者和社会的蛀虫。成功与挫折，光荣与耻辱，历史都付出了代价。

特区的发展和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一方面表现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一方面表现为它创造了新一代劳动者。我们在这本书里所关注的，不是那些运筹帷幄的领导和叱咤风云的企业家，而是最普通的劳动群众中的“单身汉”。

“单身汉”是一个有着广泛内涵的名词。在特区，“单身汉”这样的社会人群，更具有义无反顾、敢拼敢搏敢冒风险的特性，有更多的“闯荡自由”和驰骋的天地。当然，正因为是“孤男寡女”，所以他们也有着更多的生活苦恼和更为丰富的情感流程。

在这本小书中，作者试图通过特区“单身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来揭示他们价值观念、审美观念和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变化；通过他们多姿多彩、充满喜怒哀乐的故事，反映他们在时代嬗变中的欣喜与困惑。

小人物身上有大人生和大社会。所有的人都在按自己的生活意愿去行动，这就是特区人个体意识的确立并走向现代人文自由的重要标志之一。作者希望，读者能透过“特区单身汉”这一多棱镜，看到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成功，而是在奋斗的过程中寻找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所展现出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在历史轰隆隆的巨轮中勾勒的不同的人生轨迹。

这本小书是在纪实的基础上讲述的或昂扬或浪漫或雄浑或伤感的故事。当然，作者也希望读者能通过这本小书，浏览到特区世界万花筒般丰富旖旎的人文景观……

目 录

第 1 章 椰岛沙龙 1

- A. 带着伤痛闯海南的艺术家 3
 - B. 为逃避“新闻包围”，她渡过
琼州海峡 13
 - C. 他到海南，本来是想开个武馆 22
 - D. 崇拜圆形的女孩儿，陷入了情感
怪圈 31
-

第 2 章 青春调色板 40

- A. 永远的青春 42
 - B. 沉甸甸的歌手梦 48
 - C. 特种经营咖啡屋的导游小姐 55
-

第 3 章 丝绸之路的辉煌 72

-
- A. 跨世纪的魅力来自独特的设计 73
 - B. 她从“T”型表演台走向世界 79
-

第4章 潘多拉之盒 90

- A. 做“高雅”生意的大款 91
 - B. “鸡妹”与“包租女” 111
 - C. 赌场大亨沉浮录 120
-

第5章 单身女人的人生活剧 139

- A. 在海口打天下的单身母亲 140
 - B. 股市风潮中的女博士和男
“秘书” 163
 - C. 独身女贵族的咏叹调 187
 - D. 沛文明白了：深圳不相信眼泪 200
-

第6章 快乐的单身汉 221

- A. “钟楚红”与“红辣椒” 222
- B. 从县委小干事到专栏作家 237
- C. 咪咪和他的摇滚乐队 250

第1章

椰岛沙龙

在他们眼里，世界永远是一块荒地。因此，他们命中注定要做辛勤劳作的拓荒牛，从踏入这块土地那天起，直到永远。

那花团锦簇的梦幻，并非伴随着生活路上的些许光辉而被他们所拥抱，它太遥远了。因为他们不仅背负着历史的重载跋涉，而且也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自我；因为人生不能没有哲学，而他们的哲学是——永不停歇的创造。

有这样一个“椰岛沙龙”。

它是由一些闯特区的北京人自发组织的。他们的根扎在北京，但是事业在海南经济特区。

尽管北京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是各种综合信息的集散地，北京的任何活动都有先声夺人的效应；尽管北京人有一种天生的首都公民的优越感，对外省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有些不屑一顾，但他们对特区，还是充满了好奇心。对于大多数北京人来说，他们不仅仅想从报纸、广播、电视等等新闻媒介上了解特区，更想从特区人自身那里得到信息。因此，“椰岛沙龙”对于他们来说，便更有了一种想跻身的热望。

但是，无论特区是以怎样的开放势态面对世界，这小小的“椰岛沙龙”却是封闭的。它似乎只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这圈子不仅表明了一种地域品格，也显示了一种文化氛围。这更增加了这个沙龙的神秘感。

1987年秋，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海南将开辟为大经济特区，这仿佛是划过星空的一颗信号弹，即刻便聚涌起一支生气勃勃的大军，出现了“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社会现象。而“椰岛沙龙”的成员则是首批“先驱者”。

北京各种各样的文化沙龙宛若天上繁星，数也数不过来。文学界、艺术界、新闻界乃至民间的收藏迷、宠物迷们都愿以这一形式聚会。沙龙气氛宽松、融洽，且都是同道人，自然会很有活力，它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

“椰岛沙龙”这个名字很有诗意，但它却不向外界展示它的风采。“不事张扬”似乎成了它的宗旨。但神秘色彩越浓，越诱人非要揭开它的面纱。

“在海南闯荡了两年，便自以为是周游了世界，眼光太高了。”有人这样议论他们。

“也许是发了财，经济根底厚实，便不愿和清苦的朋友们分一杯羹了。”有人这样猜测。

一位知道个中底细的朋友说：“你们都说错了。椰岛沙龙的人都是生活中的强者，但他们付出的太多，他们有更多的苦恼。这就好比沙场上的战士，奋力搏杀，义无反顾，只有回到家里，才对着镜子看自己的伤口，才能松弛下来喘一口气。这家，就是椰岛沙龙。因为他们没有家，他们都是些“孤男寡女”。

这个信息强烈地震撼了我。我通过朋友，几经周旋，终于挤进了这个小小的“椰岛沙龙”，听到了他们富有浪漫色彩的奇谲故事。

A 带着伤痛闯海南的艺术家

在居民楼的空隙里，有一间小小的咖啡屋。夜幕降临，咖啡屋停止了晚间营业，绿色纱帘垂落，灯光影影绰绰，远远的，就能听到一阵轻婉的音乐声。

然而，这间咖啡屋不是在举办舞会，它被“椰岛沙龙”的人包下了，今天是他们的又一次聚会。

厅内有几只长方形的餐桌，桌上摆着咖啡、水果、饮料及各种小食品。环厅是一排低矮的蛇簧软椅。从一只音箱飘荡出轻柔的音乐。十来个人或坐或站或走动，咖啡厅空间不小，他们谈笑着。我坐在椅子上，低声地问一位朋友：“他们经常聚会吗？”

“哪里呀！他们都是些大忙人，常在海南和北京之间飞

来飞去，要聚到一块儿也很难得呢！”

“他们是海南哪家公司的？”我问。

“他们不是同事，在事业上也不是竞争对象，所以他们更容易相处。这中间的媒介就在于他们都是独身者，他们都有着各自的复杂的情感流程和生活经历，正缘于此，他们才能在椰岛沙龙这面旗帜下聚集起来。你看，这位就是这个沙龙的发起人，他叫刘威，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高才生，现在受聘海南 WT 美术装璜公司。”

这位刘威先生长得人高马大，一头蓬乱的长发披洒在肩头，一脸浓密的络腮胡子，两只眼睛晶亮晶亮，但透着一点儿淡淡的忧郁。他穿着一身深咖啡色的西服，一双方头方脑的黑皮鞋，颇有些艺术家的浪漫气质。刘威端着一杯咖啡，在厅堂里踱来踱去，从他的神态可以看出，他是这“椰岛沙龙”的领袖。

他停下来，加入了别人的谈话，先是低低的，后来声音逐渐高了起来。我看得出，他是个爱激动的人。搞艺术的人和搞文字的人不一样，他们更狂放、更外向。

刘威说：“海南这个最大的超前经济特区，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氛围。三年了，这文化氛围建立起来了吗？没有！它仍然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体系，是一种附庸文化。我们的工作成效在哪里？”他大声地说。

一位青年说：“刘威，你总是这么偏激，我们背井离乡去天涯海角，不仅仅是实现人生价值，更重要的是肩负历史重担，三年了，作为首批先驱者，我们无愧于自己的努力。”

刘威说：“背井离乡去天涯海南，这只是个唬人的词句，其实，在座的诸位有几个不是带着逃避的心理去海南的？但

我们毕竟已把心系在那里了，因此，创建海南独特的文化体系该是我们毕生的奋斗目标。”

从刘威的话语里，我既看到了创造的激情，也觉察到了他昔日的隐痛。我暗暗揣测，“椰岛沙龙”一定都是些传奇性的人物。

刘威的话匣子一打开便收不住，他滔滔不绝地演讲起来，人们都静下来，听他发表见解。刘威的话很有文采，也富有感染力——

“日本文化具有两种极鲜明的特征，一个是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纺农耕文化，它铸造了日本民族优秀的民族整体意识；另一个是马背文化，以性格坚毅的武士道精神为支柱，形成了坚韧不拔的民族气质。我们不用借鉴这个弹丸小国的文化渊源背景，但我们应该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的海南，该是什么文化？天时、地利、人和，时代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机会，海南应先于大陆创造出优秀的地域文化来。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族，在他横征欧亚两洲之前，便令整个蒙古族推崇蓝色。战旗染蓝、卧雪的毯子织蓝。这位大统帅知道，天空是蓝的，海洋是蓝的，丰美的草原牧场是蓝的，也就是说，世界使人赖以生存的基本色调是蓝色的，蓝是一种宽广博大的色彩。我是搞美术的，对蓝色更有偏爱，因此我说，海南开辟大特区后，尽管文化成分纷繁复杂，但其基调也应是蓝色文化。蓝色的大海包围着我们这个蓝色的岛屿，海南的蓝色文化具有很大的外张力。600万人的海岛，仅侨胞就占170万之多，外向型经济的建设不仅是民心所向，也是势在必行。国家的大政方针仅给海南提供了机会，而只有建立文化氛围才能提供发育的土壤。在蓝色文化中融化我们自己吧！”

刘威高举起咖啡，一饮而尽。

“真是大侃！”我低声说。

“不，他不仅仅能侃，也能干。侃是他的外在表现形式，只有能侃，才有号召力，才能在特区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搞好公关，而侃的底蕴则是颇有才气的实干。”我的朋友说。

“我很想和刘先生谈谈。”我说。

“没问题，他既然允许你参加沙龙的活动，就一定会敞开心扉和你谈，他是个痛快人，一会儿有机会我给你介绍。”

终于有了机会，我和刘威坐在咖啡厅的一角，边喝椰汁边谈起来。他的话语里显示着一种很强的自信。

“一般来说，我不希望外人参加我们的沙龙活动，因为很难沟通。尤其是我们在宽松的大环境里闯荡了两年，思维方式、生存方式都已和北京的弟兄们有差异了。”他说。

“你们已超前进入小康了，经济基础必然反映到思想意识上，因此看不起我们这些草芥了。”我调侃着。

“错了错了，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这就是差异。差异就是一道篱笆墙，两边的人彼此都有些挑剔。我们不希望别人介入我们的活动，是我们没有精力去做费心的解释。也就是说，我们不想回答什么问题，尤其是对你这种善写社会新闻的记者。”

我说我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参加这次活动的。我很理解他们，因为我自己也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同样不希望圈外的人打扰我们。但是，椰岛沙龙是个颇有传奇色彩的沙龙，我很想听听这个沙龙的情况，不为别的，就为我们是老乡，都生在北京，尽管你刘威发展在海南。刘威笑了，说我这个人

说话挺“刁钻”，善于打动人心，连他都被感动了。我说那你就侃吧，我特爱听你这样的人侃，你侃得特有才华，十分引人入胜。刘威说，你想听点儿什么呢？我说，你就给我说说沙龙吧，当然，再说说你自己。

刘威眨着眼睛，看看我，燃起一支烟，声音有点沙哑地说起来了。

“你也许听说了，我们这个沙龙，都是些独身者，这是从广泛的意义上说的，严格地说，这里都是些有过生活创伤的人。所以，我们这个圈子的范围不很大。闯海南的北京人很多，他们可以去再搞一个同乡会之类的东西，但他们不能进入椰岛沙龙，这是我们独有的天地。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像小说情境？”

“不不，挺真实的，这就体现了椰岛沙龙的个性。”我连忙说。

“你很善解人意。你说得对，个性就在这里。下面你一定会问，我的创伤在哪里了？”

“不不，我不问，我就听你说。”

“你挺狡猾的，到了这份上，我不说也得说了。前些年，北京的文化艺术界就兴起了沙龙，它是一种艺术交流的民间自发活动，也是对都市贫乏的夜生活的一种调剂。文化艺术界的人总是先锋，他们耐不住寂寞。当时我们美术界就有了一个××画派，大家常聚在一起切磋画艺。对外开放，涌来了大量的文化信息，我们的艺术追求不因循守旧，鼓励创新，很快就与国际上的艺术潮流并驾齐驱了。不瞒你说，我便是这××画派沙龙聚会的组织者。我把全部身心都沉浸到艺术追求上，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我的那幅油画《原始足

音》获了大奖，我开始积极筹备个人画展。这时候，她闯进了我的生活，这是我人生一个重大的转折。她象一颗彗星般光彩照人，那眩目的光束照花了我的眼，扰乱了我的心。那一时期，我的全部作品都是献给她的，我在作品里，竭尽心智地表现着她的灵性……”

刘威沉默下来，他深深地沉浸到一种思绪里。我静静地等待着，我知道一个撕心裂肺的故事拉开序幕了。

好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缓缓地说：

“她叫詹妮，一个挪威姑娘，她来自奥斯陆。”

“一个外国女孩儿？”我真没想到。

“是的，一个外国女孩，一个挪威造船商的女儿，19岁，到中国来旅游。那天晚上，一个朋友把她带到我们××画派沙龙里。你知道，前几年的沙龙活动，有不少外国人参加，有专家、记者，还有外交官及他们的家属。他们热衷于中国文化，愿意搞文化交流。而且有不少沙龙活动就是在他们的住所开始的。北京的文化艺术界人士有的赶时髦，附庸风雅；有的想交外国朋友，借机洋插队；还有的是向外国人卖作品，一幅画或一件牙雕。当时有人调侃这种现象是‘洋沙龙’，是‘租界文化’的再版，不管人们怎么评论吧，在刚刚解冻的中国大陆，这种活动对促进改革开放，促进文化交流和国际上的民间了解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我到海南后，有人在《海南经济报》上还发表了文章评说这一现象，题目就叫《北京的洋沙龙》。詹妮这洋妞儿到我们沙龙来，也是这种现象的产物。詹妮黄头发、蓝眼睛，修长的腿，非常健康。当时正是寒冷的一月，外面北风吹得正紧，她进来的时候，却只在红色的羊毛衫上套了件短风衣，也是红的，象一团火。奥斯陆冷极